

中东地区新格局的特点、成因及影响^{*}

□ 牛新春

〔提 要〕中东部分国家外交和解、经济改革的新潮流，巴以冲突、以伊博弈的老问题，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冲击波，共同推动中东地区新权力格局的形成。新格局中，伊朗因在战争中受挫而影响力下降，采取防御、收缩政策；以色列军事冒险有所斩获，野心膨胀，采取扩张主义政策；土耳其因叙利亚政权更迭而获益，采取谨慎的扩张政策；沙特因资金雄厚和外交中立而影响力凸显，采取求稳为主、稳中有进的对外政策。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动荡，中东再次处在和平发展与战争冲突的十字路口。

〔关 键 词〕中东政治、中国对中东政策、沙特与伊朗关系、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牛新春，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7.02, D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041-22

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持续外溢的武装冲突破坏了地区军事平衡；黎凡特地区的战乱与海湾地区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区域内经济失衡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失衡与动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的中东权力格局正在形成。俄罗斯与美国的影响此消彼长，沙特、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权

^{*} 本文为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史研究”（项目编号：23AZD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力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各国相应调整对外政策，抢占有利战略位置。求稳和求变的两股潮流激烈博弈，中东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中东地区新格局的主要特点

中东地区权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相关国家根据自身新的权力地位相应调整政策。在全球层面上，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扩大，俄罗斯地位被削弱。在地区层面上，沙特的影响力在和解潮中稳步扩大，以色列、土耳其则因加沙冲突和叙利亚变局而骤然崛起，伊朗因抵抗阵线受挫而失去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以色列成为典型的改变现状的国家，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土耳其次之，相对谨慎，但也具有扩张主义的倾向和冲动；沙特则是求稳为主、稳中求进，中立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

（一）俄罗斯和美国对中东影响力此消彼长，美国变得更加专断

本轮加沙冲突前，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呈现多极化态势，美国享有最强的综合影响力，欧盟、中国的经济影响突出，俄罗斯则主导个别国家的政局。加沙冲突爆发后，军事干预的重要性骤然上升，美国的地位因此更加突出。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所言，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形势证明，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仍然是中东唯一的霸权。^[1]特别是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罗斯的军事影响断崖式下降，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更加凸显。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几近退出中东的权力游戏，仅保留了少量经济联系。2015年俄罗斯借美国战略收缩和叙利亚内战之机，强势重返中东，迅速在叙利亚建立主导地位。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调动了同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家的关系，再度回到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无暇南顾，在中东已显疲态。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俄罗斯失去了叙利亚这个支点，不仅无法在中东

[1] “Trump Should Try to End, Not Manage, the Middle East’s Oldest Conflicts,” The Economist,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1/23/trump-should-try-to-end-not-manage-the-middle-east-s-oldest-conflicts>.

长袖善舞，连自身在叙利亚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美国虽然因一边倒支持以色列，政治和道义形象遭受沉重打击，但军事影响力反而在强化。美国目前在以色列部署了 2 套“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融入以色列防空体系，同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从日常的 3.5 万人增加到约 5 万人，包括 2 个航母战斗群、6 架 B-2 战略轰炸机。美国先后与巴林、阿联酋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同沙特的防务协议也在谈判进程中。2024 年 4 月以色列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本土，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默默参与以色列的防空行动。美国多年来一直鼓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构筑“中东防空联盟”，却没有实质进展，此次加沙冲突让美国的设想意外现雏形。

在中东权力格局中，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大体上是一个阵营，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及其抵抗阵线是另外一个更为松散的阵营。2024 年俄罗斯、伊朗阵营几乎全线受挫，美国的地区处境大为改善。美国中东研究所（MEI）研究员法迪·尼古拉斯·纳萨尔（Fadi Nicholas Nassar）指出，“这是华盛顿决策者多年来只敢在梦中想的事情，如今竟成为现实。”^[1]

随着实力地位增强，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越来越专断，单边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之前，美英联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美国独自空袭也门；之前，美法两国监督黎巴嫩停火进程，目前美国一家主导；之前，美国在加沙停火谈判中是配角，现在美国竟然抛开以色列单独同哈马斯谈判；之前，参与伊核问题谈判的是“伊核六方”，现在是美国一家。

（二）以色列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采取罕见的扩张主义政策

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扩张主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战略野心和信心持续膨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欢欣鼓舞地说，这是中东和平的黄金时代。^[2] 加沙冲突前，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是“管理”和“控制”，目前

[1] Fadi Nicholas Nassar, “Under Donald Trump, Washington Can Decisively Defeat Hezbollah,” December 17, 2024, <https://www.mei.edu/blog/four-years-tectonic-shifts-redrew-middle-east>.

[2] Lazar Berman, “Fate of Ceasefire-hostage Deal’s Second Phase in Balance as Netanyahu Heads to DC,”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ate-of-ceasefire-hostage-deals-second-phase-in-balance-as-netanyahu-heads-to-dc/>.

的政策是彻底消灭，且已经军事占领加沙 75% 以上的领土，甚至扬言要占领加沙全部领土。当年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威慑”政策，现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五个战略要地，把真主党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决心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武装。2002 年以来，以色列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但均未付诸行动。2025 年 6 月 13 日以色列悍然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12 天内对伊朗进行 1500 多架次的空中打击。^[1]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威胁称，未来将随时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加沙冲突期间，叙利亚是唯一没有攻击以色列的抵抗阵线成员。然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色列在没有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对叙利亚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实施数百次空袭，摧毁了叙利亚至少 80% 的军事能力，占领了叙利亚 155 平方英里领土。一位美国学者观察，在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轰炸行动之后，中东人民视以色列为最激进、最具破坏性的力量。^[2]

以色列不仅侵犯叙利亚主权、占领叙利亚领土，而且深度干涉叙利亚内政。2025 年 2 月，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允许沙姆解放组织或叙利亚任何军队进入大马士革以南，我们要求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省、德拉省和苏威达省全面非军事化。”^[3]内塔尼亚胡话音刚落，以色列战斗机就轰炸了大马士革以南 20 公里处的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说：“作为平定叙利亚南部新政策的一部分，空军正在对叙利亚南部进行猛烈打击，其信息非常明确：我们不会允许叙利亚南部变成第二个黎巴嫩南部。”^[4]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约书亚·兰迪斯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玩一场非

[1] Emanuel Fabin, “The Stars Aligned: Why Israel Set Out for a War against Iran, and What It Achieved,” *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27,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he-stars-aligned-why-israel-set-out-for-a-war-against-iran-and-what-it-achieved/>.

[2] Maha Yahya, “The Fatal Flaw of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fatal-flaw-new-middle-east-gaza-yahya>.

[3] Amberin Zaman, “Israel Exploits Divisions as Syria’s New Leaders Convene National Dialogue without Kurds,” *Al-Monitor*,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israel-exploits-divisions-syrias-new-leaders-convene-national-dialogue-without>.

[4] “Israeli Warplanes Strike South of Damascus,” *Reuters*, February 2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low-airplanes-series-blasts-heard-syrian-capital-witnesses-say-2025-02-25/>.

常激进的游戏，目标是让叙利亚保持虚弱，这意味着继续制裁叙利亚，让美国军队留在叙利亚，防止库尔德人投降。”^[1]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后，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之间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叙利亚、黎巴嫩境内均有驻军。2025年3月，《经济学人》刊发了标题为《更多领土：以色列军队高风险的新战略》的文章。^[2]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主任阿夫纳·戈洛夫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以色列首次迎来成为地区大国的契机。”^[3]

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土地换和平”曾经是以色列的基本政策，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换取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和解与和平。2024年以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被彻底逆转，占领新领土以保护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成为以色列对外政策转折性的变化。这不仅让加沙冲突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巴以和谈的前景更加渺茫，而且会加剧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对以色列的仇恨，使阿以和解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三）政治伊斯兰主义回潮，土耳其采取低调的扩张政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着眼于2028年大选，充分利用中东格局变化的机遇，在中东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和进取的外交政策，塑造自己全球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形象。从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到卡塔尔，土耳其与沙特竞争伊斯兰逊尼派的领导地位。土耳其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沙特则视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主义。加沙冲突亦成为双方竞争影响力的新边疆，土耳其主打政治号召力，沙特主要依靠经济影响力。2023年10月加沙冲突发生后，埃尔多安称赞哈马斯是“自由解放战士”。2024年5月，土耳其切断同以色列的一切贸易关系，成为世界上少数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

[1] Amberin Zaman, “Israel Exploits Divisions as Syria’s New Leaders Convene National Dialogue without Kurds.”

[2] “Israel’s Army Adopts a High-stakes New Strategy: More Terrain,” The Economist, March 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3/03/israels-army-adopts-a-high-stakes-new-strategy-more-terrain>.

[3] Dov Lieber, “Israelis See Chance to Remake Middle East in War’s Wak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israel-regional-power-global-struggle-dfd9e694?mod=hp_lead_pos3.

同年8月，土耳其加入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罪的行列。

在叙利亚，土耳其的优势更明显，政策也更具有进攻性。虽然埃尔多安所谓的“新土耳其”含义模糊不清，但是控制叙利亚是土耳其确定无疑的目标，只有这样土耳其才能成为中东通往欧洲的贸易、交通和能源枢纽。土耳其已经同叙利亚新政权建立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视叙利亚为政治伊斯兰扩张的新支点。政治伊斯兰曾借2010年“阿拉伯之春”达到巅峰，2015年后一度陷入低潮，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也随之起伏。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执政后，土耳其、叙利亚、卡塔尔、阿富汗和索马里再度形成“政治伊斯兰网络”，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在2024年9月选举中成为议会最大政党，时间似乎又倒流回2012年。据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指控，土耳其还伙同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经济支持。^[1]此事若属实，则是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新变化。历史上，土耳其同情、支持哈马斯，但是对真主党一直比较冷淡，主要原因是真主党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阿萨德政府垮台后，土耳其为了同以色列竞争，不排除改变对真主党态度的可能性。

但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主要国家都对政治伊斯兰回潮高度警惕，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政治伊斯兰属性也持怀疑态度，这让土耳其的立场非常孤立，也迫使土耳其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除积极介入叙利亚事务外，土耳其在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伊斯兰问题上态度低调。

（四）沙特游走于各方之间，采取稳中有进的对外政策

沙特外交越来越具有中立主义色彩，不仅在全球性大国间搞平衡，也游走于地区大国之间，积极斡旋各种热点问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哈桑·阿尔哈桑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海湾国家同中国、俄罗斯走近是对冲美国的衰落或被美国抛弃的风险，但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充当全球性和地区性竞争对手之间的通道，担当一种新的桥梁角色。^[2]当其他国家视全球性

[1] “FM Sa’ar to US Senators: Turkey Cooperating with Iran to Smuggle Money to Hezbollah,”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m-saar-to-us-senators-turkey-cooperating-with-iran-to-smuggle-money-to-hezbollah/>.

[2] Hasan Alhasan, “Bridging, Not Hedging: Arab Gulf States’ Ambitions in a Polarised World,” IISS, November 29, 2024,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4/11/bridging-not-hedging-arab-gulf-states-ambitions-in-a-polarised-world/>.

大国竞争为风险时，海湾国家却视其为机遇。在全球层面上，俄罗斯是能源伙伴、中国是贸易伙伴、美国是安全伙伴，三者对沙特缺一不可。

在地区层面上，沙特同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三大国保持着非常复杂的平衡关系。对伊朗，沙特既要外交接触，也要战略遏制。接触可以让沙特成为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桥梁，避免双方恶斗伤及沙特。遏制可以削弱伊朗及其抵抗阵线的实力，消除胡塞武装、哈马斯、真主党对沙特利益的威胁。对以色列，沙特既要反对又要合作。同以色列合作是沙特获取美国更多安全支持的必要前提，也是遏制伊朗的必经之途。反对以色列则是沙特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树立其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的需要。对土耳其，沙特既接触又警惕。土耳其支持政治伊斯兰，沙特非常担心。但是政治伊斯兰在叙利亚回潮已经是事实，沙特也只能在接触中施加影响力。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沙特避免“选边站队”，但保持积极、建设性介入的姿态。2025年2月，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沙特，他特别指出沙特和卡塔尔是叙利亚“大型项目”的潜在投资者。^[1]无独有偶，2025年3月黎巴嫩新当选总统首访目的地也是沙特，出访前他请求沙特激活2016年冻结的30亿美元援助。2025年2月，阿拉伯七国首脑齐聚利雅得讨论加沙战后重建计划，承诺未来三年为加沙筹措200亿美元资金。利用本国的石油财富积极参与战后重建成为沙特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挥自身相对中立的优势，海湾国家成为冲突各方的调停人。仅2025年1月，海湾国家就成功斡旋五件事：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卡塔尔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达成换囚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阿联酋的斡旋下达成换俘协议，黎巴嫩各派在沙特、美国、法国斡旋下选出新总统奥恩，也门胡塞武装在阿曼的斡旋下释放25名“银行领袖号”船员。同年2月，美国和俄罗斯在利雅得首次就乌克兰问题直接会谈。3月，美国与乌克兰会谈地点还在利雅得。

[1] “Warlord, Jihadi or Nation-builder?,” The Economist,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2/03/warlord-jihadi-or-nation-builder>.

在新格局中，沙特、土耳其对伊朗的担忧减弱，视以色列为最大的威胁。沙特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兴趣大大下降，同伊朗缓和关系的积极性持续上涨。土耳其和以色列两股扩张势力在叙利亚迎头相撞，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短短两年内发生三次直接军事冲突，未来再次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中东地区新格局的形成原因

2020 年以来，中东曾出现罕见的和解潮，构成和平发展的新潮流。然而，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和也门等“七条战线”发动战争，动荡、冲突的旧势力卷土重来。和解潮没能阻止战火重燃，战争也未能中断和解潮，新旧两股潮流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当中东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多项离经叛道的政策，成为中东变局的新变量。这些共同构成中东地区新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加沙冲突外溢，抵抗阵线受打击，地区权力失衡

21 世纪以来，中东政治由四大权力板块构成：以伊朗为中心的抵抗阵线、受土耳其支持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以沙特为首的保守逊尼派、同美国结盟的以色列。所谓中东权力结构变化就是这四大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动。1948—1973 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是中东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巴勒斯坦。1979—1988 年，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伊朗和伊拉克。1990—2010 年，亲美和反美是中东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伊拉克。2010 年“阿拉伯之春”引起中东四大矛盾同时爆发，即以色列与伊斯兰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政治伊斯兰与保守伊斯兰的矛盾和亲美与反美的矛盾，主战场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伊朗几乎是每对矛盾的主角。2020 年和解潮开始后，政治伊斯兰与保守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均有所缓和。但是，伊朗与以色

列的矛盾却在不断恶化。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开始着手组建抵抗阵线的网络，但 21 世纪前 20 年才是伊朗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黄金时期。抵抗阵线是伊朗“前沿防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支持阿拉伯国家境内的民兵组织，把战争和冲突推进到以色列家门口，形成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国防战略。21 世纪初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和塔利班政权，铲除了伊朗的两个地区竞争对手。“阿拉伯之春”导致多个国家内乱，伊朗大规模介入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事务，号称能够控制五个国家的首都。一时间，如何平衡伊朗影响力成为域内外国家的棘手问题。2015 年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奥巴马劝沙特同伊朗共享中东权力。^[1]2019 年 9 月，沙特两处重要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美国认为是伊朗所为，却没有驰援沙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是对沙特的袭击，不是对美国的袭击”。^[2]

2023 年爆发的加沙冲突成为伊朗地区影响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抵抗阵线是一支反抗、改变现状的力量，近 10 年来采取进攻性策略，伊拉克民兵、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实力和影响都有所增长。加沙冲突爆发初期，抵抗阵线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都袭击过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在“七条战线”作战。但 2024 年 5 月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抵抗阵线相继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伊朗更是受到双重打击。一是伊朗自身军事实力没有经受住实战考验。2024 年伊朗两次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损失微乎其微。而以色列两轮袭击伊朗，伊朗防空系统、导弹生产能力和核研发机构受损严重。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迄今没有下文。二是抵抗阵线遭受毁灭性打击，且各成员间的互信受到破坏。当哈马斯、真主党和阿萨德政府面临重大危机时，伊朗似乎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保护他们。当伊朗准备

[1]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2] Dion Nissenbaum, “Response to Saudi Attack Poses Test for Trump’s Mideast Strateg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sponse-to-saudi-attack-poses-test-for-trumps-mideast-strategy-11569595891>.

报复以色列时，抵抗阵线也无人响应。

叙利亚和真主党本是伊朗的左膀右臂，伊朗为此倾注过大量心血。据内塔尼亚胡指控，伊朗给叙利亚和真主党的援助分别达 300 亿和 200 亿美元。^[1]2024 年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黎巴嫩发生“小政变”，伊朗的地区战略框架几近崩溃。

在抵抗阵线的所有民兵组织中，真主党实力最强，同伊朗关系最密切。针对真主党在抵抗阵线中的作用，内塔尼亚胡说，真主党是轴心中的轴心，特别是 2020 年美军刺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更是成为抵抗阵线的灵魂人物。^[2]目前真主党遭受沉重打击，领导层几近团灭，武器 80% 被摧毁，作为一支抵抗力量被大大削弱。2024 年 11 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以色列违反协议，几乎天天打击真主党，真主党从未还手，足见其抵抗的信心和实力都大不如前。真主党不仅是抵抗阵线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也曾是黎巴嫩国内最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战场上的失败直接影响真主党在国内政坛的地位。2022 年黎巴嫩大选，真主党自己掌握 13 席，真主党联盟共获 41 席，虽然未在 128 个席位的议会中控制多数席位，但有足够票数阻挠议会通过决议。由于真主党否决，议会 12 次投票都未能选出总统。然而，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真主党接连在总统选举、总理任命和组阁中惨败，否决权荡然无存。特别是在议会批准总理任命的投票中，真主党以 9:84 票惨败，说明真主党的政治联盟已经分崩离析。在新内阁中，真主党联盟只获得 24 个部长职位中的 4 个，而之前则占据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使其能够否决行政决策。真主党和阿迈勒作为什叶派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像以前能够任命 5 名什叶派部长，这意味着他们也不再是什叶派在政府中的唯一代表，真主党在什叶派内部的影响也削弱了。真主党影响力下降，直接导致伊朗在黎巴嫩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

[1] Elliot Kaufman, “Benjamin Netanyahu: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s Victo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netanyahu-the-inside-story-of-israels-comeback-victory-middle-east-change-dad847d8>.

[2] *Ibid.*

在以色列的压力下，真主党被迫把贝鲁特国际机场的控制权交给了黎巴嫩武装部队。2025 年 2 月，黎巴嫩宣布无限期停止进出伊朗的航班，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通过民航客机向真主党运送现金。根据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消息，美国警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空军将击落伊朗民航飞机。^[1] 同月，伊朗议长贾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克奇赴贝鲁特参加纳斯鲁拉葬礼，黎巴嫩政府特批一架次航班从德黑兰飞到贝鲁特。黎巴嫩政府从一名来自土耳其的男子手里缴获 250 万美元现金，据称这笔钱是伊朗送给真主党的。可见，黎巴嫩政府正在与以色列合作，切断伊朗与黎巴嫩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真主党遭受重挫改变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平衡，那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则标志着整个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叙利亚被称为中东的心脏，是唯一支持伊朗的主权国家，既是亲伊（朗）反以（色列）的堡垒，也是伊朗联通真主党不可或缺的桥梁和伙伴。2012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以叙利亚为基地培训战斗人员，制造、储存和运输武器，然后将武器和人员分配到中东各地。^[2] 在伊朗的号召下，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频繁出入于叙利亚，叙利亚成为抵抗阵线的集散地。然而，叙利亚政权更迭后，新政权外交大幅转向，宣布愿同除伊朗外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叙利亚现政权接待过数十批外国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但是没有伊朗代表到访。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出访沙特、土耳其、阿联酋，也绕过了伊朗。叙利亚现政权发布命令，禁止伊朗人前往叙利亚，伊朗驻叙利亚人员全部撤离，驻叙利亚使馆仍然关闭，伊朗与叙利亚之间航班停运。显然，叙利亚现政权视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为主要合作伙伴。阿联酋政治分析人士马苏德·阿夫拉克断言：“叙利亚对伊朗关闭了大门。”^[3] 目前来看，伊朗完全失去了在叙

[1] “Lebanon Extends Iran Flight Ban after US Says Israel Might Shoot down Planes,”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7,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ebanon-extends-iran-flight-ban-after-us-says-israel-might-shoot-down-planes/>.

[2] “Israeli Minister Says Iran Using Syria Facilities for Weapons Production,” Reuters,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i-minister-says-iran-using-syria-facilities-weapons-production-2022-09-12/>.

[3] Kian Sharifi, “Eyeing Regional Powers, Syria Is Freezing Iran Out,” Radio Free Europe,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rferl.org/a/syria-iran-saudi-rival-influence-russia/33303191.html>.

利亚的影响力。

受内外危机冲击，伊朗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2024 年 10 月，以色列第二次袭击伊朗本土后，伊朗基本上置身于加沙冲突、叙利亚政权更迭、黎以停火、美国空袭也门等地区大事之外，似乎退出了中东权力游戏，集中精力防范美以打击其核设施，处于战略防御态势。伊朗或放弃抵抗阵线，改善同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或干脆公开展核武器，同美国、以色列对抗到底；或维持现行政策不变，重建抵抗阵线网络，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鉴于伊朗处在中东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是每一对地区矛盾的主角，其影响力下降和政策转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美国、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都因此而调整政策。

（二）和解潮没有被中断，海湾六国政局稳定，地区影响力稳步上升

战争与革命对权力格局的改变是剧烈、快速甚至是戏剧性的，往往能吸引广泛关注。经济发展、外交和解对权力格局的塑造则是平稳、缓慢甚至是润物细无声的，容易被忽略或轻视。近一年多来，加沙冲突引起全球关注，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外交和解却极少被提及。

和解潮是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弹，“阿拉伯之春”失败得越彻底，和解潮的反冲力就越强大、越持久。2010 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中东 10 年大动荡，不管是相关国家的“民主试验”还是地区大国的权力博弈，最终都黯然收场，其警示作用推动着和解潮向前发展。和解潮也是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必要前提，经济改革的压力越大，成效越显著，和解潮的生命力就越长。2020 年和解潮开始以来，多数国家陆续退出地区冲突，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十年前，阿联酋被称为“小斯巴达”，今天被称为“小新加坡”，形象地反映出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型。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关国家深受其益。2024 年加沙冲突不断外溢，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深度卷入，海湾国家则保持中立，发展经济的目标岿然不动，形成所谓“两个中东”：一个是动荡的黎凡特地区，另一个是和平发展的海湾地区。

因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和解潮没有被中断，反而在个别领域有新进展。加沙冲突期间，只有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出现明显倒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未受太大冲击。令人意外的是，2024 年沙特与伊朗关系还有新建树。沙特与伊朗在加沙问题上有分歧，沙特支持法塔赫，伊朗支持哈马斯，但是防止冲突扩大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加沙冲突爆发后，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外交部长多次互访。2024 年 10 月，两国关系发展突然加速。沙特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伊朗、阿曼和俄罗斯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以色列打击伊朗本土前，沙特明确要求美国、以色列不得使用沙特领空。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沙特是中东第一个谴责以色列的国家，《纽约时报》以“中东巨变”为标题报道了此事。^[1]

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政治关系因加沙冲突而恶化，但是经济和军事关系反而有所突破。加沙冲突期间，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关于沙以建交的谈判没有中断。2024 年 4 月，伊朗袭击以色列，约旦等数个阿拉伯国家低调参与以色列的防空活动。2024 年前 9 个月，阿以贸易额不降反增，巴林与以色列的贸易额激增 10 倍，摩洛哥增长 53%，埃及 52%，阿联酋 4%。^[2]

海湾国家是和解潮最大的受益者，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塔里克·尤赛夫认为，海湾国家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差距在世纪之交开始扩大，“阿拉伯之春”后愈发凸显，已经成为中东格局的长期特征。^[3]若排除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近几年海湾国家的经济表现非常抢眼。海湾六国 2024 年 GDP 增长 1.8%，但非油经济行业增长 3.5%，说明经济多元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以沙特为例，2024 年沙特 GDP 增长 1.3%，其中非油经济增

[1] Maria Abi-Habib and Ismaeel Naar, “A Mideast Shift Is Underway, Without Israe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20/world/middleeast/israel-saudi-arabia-iran-gulf.html>.

[2] Mamdouh Al-Wali, “Israe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rade with Arab and Muslim World,” Middle East Monitor,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1106-israel-continues-to-increase-trade-with-arab-and-muslim-world/>.

[3] Tarik M. Yousef, “Economic Divergence in the Arab World Accelerates,” January 13, 2025, https://mecouncil.org/blog_posts/mena-outlook-for-2025/.

长 4.3%，石油行业收缩 4.5%。^[1] 未来五年，海合会经济预计将以每年 4% 左右的速度增长，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多。2023 年，阿联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306.88 亿美元，年增长 35%。同年沙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256 亿美元，超过官方目标 16%。^[2]

当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受加沙冲突困扰之际，海湾国家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提升了影响力。目前，欧洲处于困难时期，美国受制于“美国优先”政策，对中东的传统援助难以为继，海湾国家的资金弥足珍贵。无论是加沙战后重建，还是叙利亚、黎巴嫩战后恢复，都离不开海湾资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估计，重建中东并提供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将耗资 3500 亿至 6500 亿美元。^[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仅重建加沙就需要至少 400 亿到 500 亿美元。^[4]

（三）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极具破坏性，成为新的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推出多项背离美国传统、令人错愕的中东政策，给地区局势投下了震撼弹。刺激而非约束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是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主要特征，这将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多年来，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在中东“求稳怕乱”。从 1988 年巴以和平进程开始以来，美国虽然整体上支持以色列，同时也约束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拜登政府时期，尽管效果有限，美国还是向以色列不断施加压力，防范以色列在人道主义、战争规模、定居点修建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不仅不再约束以色列，反而火上浇油，比以色列走得更远，成为一股难以预测的破坏性力量。

[1] Jennifer Gnana, “Saudi Arabia Navigates Oil Cuts Amid Trump Pressure, Economic Strains,” Al-Monitor,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saudi-arabia-navigates-oil-cuts-amid-trump-pressure-economic-strains>.

[2] Staša Salacanian,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Compete to be Hubs for Regional Business,” Stimson Center, January 24, 2025, <https://www.stimson.org/2025/saudi-arabia-and-the-uae-compete-to-be-hubs-for-regional-business/>.

[3] Maha Yahya, “The Fatal Flaw of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fatal-flaw-new-middle-east-gaza-yahya>.

[4] *Ibid.*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比历届美国政府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同第一任期一样，特朗普仍然对伊朗实施威胁与谈判并行的两手策略，但两手都更具有挑衅色彩。谈判方面，美国主动积极，但要价更高。2024年11月，特朗普刚当选就让马斯克同伊朗接触。2025年3月，特朗普宣布，他已经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信，希望同伊朗谈判。^[1]同月，美国与伊朗代表实现7年以来的首次直接会面。但是白宫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提出，伊朗必须停止一切核活动，拆除全部核设施，这是特朗普的条件。^[2]这些条件远高于2015年的核协议，当时伊朗保留了生产丰度3.67%浓缩铀的权利，也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核设施。

制裁方面，2025年2月，特朗普再次推出“极限施压”政策，目标是把伊朗石油出口降到当时水平的10%。^[3]同时，为了增加军事威胁的可信度，美国对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态度从反对、约束转向默许、鼓励甚至支持。一位以色列外交高层人士证实，美以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了“充分理解”，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美国将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4]3月，以色列空军与美国空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色列的F-15I、F-35I战斗机与美国的B-52轰炸机共同出动，这是空袭伊朗核设施的配置，警告伊朗的意味非常明显。6月22日特朗普突破历届美国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底线，发动了对伊朗核设施的空中打击。

如果说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偏离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轨道，那么特朗普的巴以政策则完全脱轨，几乎逆转了美国的传统政策。2025年2月，特朗普在白

[1] “In Swift Reversal, Witkoff Says Any Nuclear Deal Must ‘Eliminate’ Iran’s Enrichment, Weaponiza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5,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n-swift-reversal-witkoff-says-any-nuclear-deal-must-eliminate-irans-enrichment/>.

[2] *Ibid.*

[3] Grant Smith and Kasia Klimasinska, “US Aims to Cut Iranian Oil Flows by More Than 90%, Bessent Says,” Bloomberg,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2-14/us-aims-to-cut-iranian-oil-flows-by-more-than-90-bessent-says?sref=kvKt2bF5>.

[4] Ben Caspit, “Trump, Netanyahu Have ‘Full Understanding’ on Iran as Israel Mulls Strikes on Nuclear Sites,” Al-Monitor,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trump-netanyahu-have-full-understanding-iran-israel-mulls-strikes-nuclear-sites>.

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要“接管”“清空”“拥有”加沙。根据特朗普的要求，加沙 230 万巴勒斯坦人都要移民国外，这同拜登政府“加沙人口不能减少、领土面积不能缩小”的政策背道而驰，甚至比以色列极右翼的政策更极端。上任仅仅三个月，特朗普已经提出“清空加沙”等可怕的设想。这或许是一种谈判策略，所谓“为哈马斯打开地狱之门”只是恐吓。2025 年 2 月，特朗普提出“接管加沙”计划，威胁取消对埃及与约旦的援助，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所有人质。然而，对埃及、约旦和哈马斯的威胁均未收到预期效果，特朗普妥协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想到埃及、约旦会这样表态，我不会强推这个计划，只是坐下来提个建议。”^[1]

这或许是一种政治表演，只为满足特朗普个人的虚荣心。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上任后实际做的是“让美国看起来伟大”或“让特朗普看起来伟大”，这比让美国、特朗普再次伟大更容易。《纽约时报》评论员说，特朗普上任首月制造的人设是：“这是特朗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的政府，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他想做什么国家就做什么。”^[2]即便这仅仅是谈判策略或政治表演，但现实后果是非常真实而严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特朗普的提议是美国总统提出过的最愚蠢、最危险的中东和平倡议；特朗普团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中东的观点都源自以色列极右翼和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过滤镜。^[3]“清空加沙”言论鼓励了以色列右翼政党，破坏了加沙停火谈判，让沙特与以色列建交变得更不可能。驱赶巴勒斯坦人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政治中的禁忌。1993 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把国内主张驱赶巴勒斯坦人的两个政党列为恐怖组织，1997 年美国也跟进。近年来随着以色列右翼崛起，这种思潮越来越向主流方

[1] Michael D. Shear, “With No Buy-in From Egypt or Jordan, Trump Appears to Back Away From His Gaza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21/us/politics/trump-gaza-egypt-jordan.html>.

[2] Ezra Klein, “Don’t Believe Hi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2/opinion/ezra-klein-podcast-trump-column-read.html>.

[3] Thomas L. Fridman, “What’s Most Frightening About Trump’s Gaza Raving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1/opinion/trump-israel-gaza.html>.

向迈进。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后，以色列没有一位犹太政党领袖反驳。以色列最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戈维尔说，特朗普的计划比他走得更远，“我主张自愿移民，他要把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移走”。^[1]在美国的鼓励下，以色列军事占领加沙领土、兼并约旦河西岸领土、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给中东和平带来巨大风险。

三、中东地区新格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格局转变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可能导致新冲突，伊朗的收缩性政策会形成权力真空，引发更大、更持久的动荡与冲突。另一方面，外交和解、经济改革的潮流也具有顽强生命力，中东的经济机遇在不断扩大。在中东 22 个国家中，和平发展与战争冲突比肩而立、相互竞争，机遇与挑战同时上升。

（一）中东蕴含的经济机遇全球瞩目，成为新的机遇之地

海湾国家凭借资金充裕、社会稳定、经济活跃和政治中立的优势，在全球贸易、交通和金融中心的建设方面已经小有成就，近年来在全球高科技市场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全球两大芯片巨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计划在阿联酋兴建超级芯片工厂，由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出资，金额高达 1000 亿美元，该项目被称为“中东和西方之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新模式”。^[2]普华永道估计，至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贡献 960 亿美元，为沙特贡献 1352 亿美元，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的人工智能产值将达到 459 亿美元。^[3]海湾将成为继美国、欧洲

[1] Anat Peled, “Trump’s Vision for Gaza Revives an Idea Once Reviled in Israe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trumps-vision-for-gaza-revives-an-idea-once-reviled-in-israel-9080c6d9?mod=article_inline.

[2] Asa Fitch, Alexander Ward and Jiyoung Sohn, “Chip Giants TSMC and Samsung Discuss Building Middle Eastern Megafactor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2, 2024, <https://www.wsj.com/tech/ai/chip-giants-tsmc-and-samsung-discuss-building-middle-eastern-megafactories-65adc854>.

[3] “Which Regions Will Gain the Most from AI?,” PwC, <https://www.pwc.com/ml/en/publications/potential-imp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middle-east.html>.

和东亚之后全球第四大芯片生产中心，辐射非洲、中亚地区，国际人工智能格局因此将被改写。

海湾国家的经济繁荣提升了中东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传统上，中东被域外大国视为麻烦和问题，现在还代表着机遇和利润。据估计，仅阿拉伯国家的资金储备就高达 15 万亿美元，这必然成为各国争抢的大蛋糕。^[1]2017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选择沙特为首次外访目的地，号称达成 1100 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亚西尔·鲁梅扬表示，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已经将 40% 的投资放在了美国，未来希望投资更多。^[2]2025 年 5 月特朗普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三国，三国同美国签署 1.4 万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承诺未来向美国投资 3.6 万亿美元。

同时，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攀升。政治上，2022 年首届中阿峰会在沙特举行；2023 年沙特和阿联酋受邀加入金砖国家组织；2024 年中阿双方决定 2026 年将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阿峰会。经济上，中阿双向投资大幅上升。2023 年，在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五大目的地中，阿拉伯国家占据三席：沙特（168 亿美元）、埃及（83 亿美元）和摩洛哥（98 亿美元）。2023 年中国在全球的绿地投资总规模为 1680 亿美元，中东占比近 24%，表明中国对中东的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2022 年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为 10.5 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3%；2024 年前 10 个月对华投资额达到 90 亿美元，占比升至 16% 左右。^[3]

（二）伊核问题的风险持续升高，不确定性大增

2025 年 6 月 24 日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后，三方都宣布自己是获胜者、都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美以的战争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能

[1] 肖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投资及展望》，《中国投资》2025 年第 1 期，第 35 页。

[2] Jared Szuba, "At Pentagon, Saudi Defense Chief Pushes for Stronger US Ties, Talks Security vis-a-vis Iran," Al-Monitor,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pentagon-saudi-defense-chief-pushes-stronger-us-ties-talks-security-vis-vis-iran>.

[3] Niu Xinchun, "Endogenous Motivation," China Daily, February 26, 2025,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502/26/WS67be5f29a310c240449d73fa.html>.

力，相关各方对伊朗核能力受损的程度颇有争议，但伊朗仍然保存了一定的核能力是事实。显然，军事打击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外交途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停火第一天起，美国与伊朗就在探讨恢复核谈判的可能性。然而，核谈判的路更难走了，风险也更大了。

此前，美国与伊朗已经进行五轮核谈判，目前能否重回谈判桌是个大问题。伊朗不愿意无条件重回谈判桌，要求美以必须承诺放弃军事手段，且先采取表达诚意的举措。美国则认为伊朗核能力受损，距离核门槛更远了，时间在美国一边。即便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美国对谈判的要价也大大提高了。军事冲突前，对于伊朗能否在本土从事浓缩铀活动，美国态度含糊、矛盾，显示存在妥协让步的空间。目前，美国态度非常明确，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核活动。若未来一段时期，核谈判谈不起来，或者谈判破裂了，军事冲突再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伊朗可能重新恢复浓缩铀生产。据估计，伊朗具备恢复核项目的知识、技术、材料和部分设备。^[1] 若伊朗确信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重新恢复核项目的可能性较大。以色列威胁，一旦伊朗恢复核项目，一定会再次进行军事打击。更危险的情形是，伊朗国内要求“拥核”的声音越来越大。伊朗过去一直没有做出“拥核”决定，视核问题为与美国交易的牌，超越民用核能的水平，但是不迈过核门槛。2024年以色列与伊朗两次打击对方本土后，伊朗开始认真考虑“拥核”的选项。未来，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存在四种可能性：一是伊朗放弃核能力，美欧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二是伊朗继续发展核能力，遭受美以不间断的军事打击；三是伊朗制造出核武器，美以被迫接受，核俱乐部多了一名新成员；四是伊朗制造出核武器，美欧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朗将决定核与非核的成本收益，国际社会相关国家也会密切关注事态，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一位政治评论家

[1] Agnes Chang et al., “12 Days of Attacks Later, Could Iran Make an Atomic Bomb?,”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2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5/06/27/world/middleeast/iran-us-nuclear-weapons.html>.

所说：“既不战又不和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和平。”^[1]

（三）叙利亚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政治转型日趋复杂

伊朗、俄罗斯影响力退出叙利亚，美国撤出部分驻军，以色列采取扩张主义政策，土耳其成为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国家，大国在叙利亚的权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大国对叙利亚内政的干预没有消失，而是在新权力格局下激烈展开。目前，美国军队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军队在北部，以色列军队在南部，俄罗斯军队在西部。叙利亚现政权强烈呼吁，希望与各方和平相处。但是各方在叙利亚的利益是矛盾的，和平相处很难实现。土耳其支持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国民军，美国保护库尔德人，约旦对叙利亚的“南方作战室”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色列试图加强与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关系。以色列想要一个虚弱、分裂的叙利亚，一个没有伊朗影响的叙利亚；沙特想要一个稳定的叙利亚，但不想要政治伊斯兰主义；土耳其想要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的、集中统一的叙利亚，但不要库尔德武装；伊朗想要一个阿拉维人拥有独立武装的叙利亚。2025 年 4 月初，土耳其根据同叙利亚政府的军事合作协议，在叙利亚境内考察未来的空军基地，以色列先发制人地摧毁了全部三个空军基地，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竞争已经抵达军事冲突的边缘。

2025 年 2 月，叙利亚召开首届“全国对话会议”，在土耳其的压力下，库尔德人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在以色列的阻挠下，德鲁兹人也没有参加协商会议。本来叙利亚政治过渡就非常困难，沙姆解放组织内部有激进派与温和派之争，叙利亚国内存在逊尼派、阿拉维派、库尔德人、德鲁兹人之争。多个国家的军事介入让过渡进程更加复杂，叙利亚重返动荡甚至内战的可能性增大。3 月，叙利亚军队和阿拉维人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大约 1000 多人死亡，这是政权更迭以来首次大规模族群冲突，给和平过渡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四）黎巴嫩可能因外部干预陷入内战边缘

30 多年来，黎巴嫩受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双重控制，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

[1] “The Era of Neither War nor Peace is Over, It is a Period of Either War or Peace,” Nameh News, November 18, 2024, <https://tinyurl.com/4tks798v>.

府垮台，真主党实力削弱，黎巴嫩国内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被称为“小政变”。真主党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仍然是黎巴嫩最强大的军队，甚至强于黎巴嫩武装部队。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萨米·纳德表示，如果真主党不能用武器对付以色列，他们会用之对付黎巴嫩境内的人吗？这才是令人担忧的。^[1] 未来，解除真主党武装是黎巴嫩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区大国博弈的关键目标。

对于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国内存在三种力量：真主党、激进派和温和派。真主党同意从利塔尼以南地区撤出，但坚决反对解除武装。“黎巴嫩力量”等真主党的政治对手属于激进派，要求立即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寄希望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协助。总统奥恩、总理萨拉姆为代表的中间派主张，在承认真主党是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前提下徐图之，通过协商解除其武装。^[2] 这三派力量背后都有外部支持者，伊朗支持真主党，以色列支持“黎巴嫩力量”，沙特支持中间派。目前看，中间派占据上风。总统奥恩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只有黎巴嫩武装部队拥有携带武器的“排他性权利”。^[3] 新内阁在政策声明中指出，只有国家有权保卫黎巴嫩领土，这是 1990 年以来首次没有提及黎巴嫩人民（暗指真主党）抵抗以色列的权利。但是，奥恩也明确承诺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解除真主党武装，迄今为止黎巴嫩武装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相反 2025 年 2 月 8 日在组阁过程中新政府与真主党达成妥协，总理萨拉姆同意真主党提名财政部部长亚辛·贾比尔，财政部部长有权签署任何带有预算成分的行政命令，实际上赋予了真主党程序性的否决权。^[4]

[1] Christina Goldbaum and Euan Ward, “Hezbollah Stages Show of Strength at Funeral for Assassinated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23/world/middleeast/hezbollah-nasrallah-funeral-lebanon.html>.

[2] “Containing Domestic Tensions in War-hit Lebanon,” *Crisis Group Middle East Briefing* N°94, February 27, 2025,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mediterranean-mena/lebanon/b094-containing-domestic-tensions?utm_source=mailchimp&utm_medium=email.

[3] “Hizbullah’s Decline is a Boon for Lebanon’s New Government,”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2/13/hizbullahs-decline-is-a-boon-for-lebanons-new-government>.

[4] “How the Salam Government was Finally Formed,” *L’Orient Today*, February 9, 2025, <https://today.lorientlejour.com/article/1447168/how-the-salam-government-was-finally-formed.html>.

组阁前美国曾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公开宣布美国视真主党参与政府为“红线”。^[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法瓦兹·格尔盖斯说，美国的这一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黎巴嫩已处于一场“毁灭性新内战”的边缘。^[2]

四、结语

中东正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剧烈变动中，全球格局、地区形势和国内政局三重因素交织互动，机遇与风险都非常突出，积极和消极趋势都值得高度重视。积极方面，尽管受战争冲击，中东的经济机遇仍然在不断扩大；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正面军事冲突，但12天后实现停火；叙利亚、黎巴嫩政局变化，不排除向稳、向好的可能性。消极方面，美国与以色列采取进攻性、冒险性政策，是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地区和平最大的挑战；巴以冲突和平解决仍然看不到希望；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的冲突还在持续；以色列与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小；受外部力量强势干预，叙利亚、黎巴嫩政治过渡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2025年2月，内塔尼亚胡访美前说，以色列“已经改写了中东版图”，美以合作能够“进一步改写中东版图”。^[3] 显然，美国与以色列还要继续扩大自己的战略优势，中东形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Maya Gebeily, “US Sets ‘Red Line’ against Hezbollah Joining Lebanese Government,” Reuters,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s-has-set-red-line-that-hezbollah-not-join-lebanese-govt-envoy-says-2025-02-07/>.

[2] Sean Mathews, “How the US Dived into a War to Reshape Lebanon’s Balance of Power,”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how-us-dove-war-reshape-lebanons-balance-power>.

[3] “Netanyahu Leaves for Washington Looking to Deepen Ties with Trump,” Reuters,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netanyahu-leaves-washington-looking-deepen-ties-with-trump-2025-02-02/>.